

可齋雜藁

可

也

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膳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十五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代蜀總辭免新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早更州縣久歷邊疆於
荆淮險阻以備嘗若已蜀事情而未識中朝過聽外府
晉丞不以乘障之無聞而謂祥刑之可遣越從沂峽即
委度關決獄幾何每虞職曠會計而已尤愧材疎雖國

事之不敢以私然人情之未必皆合簿書甫上毫髮無
長敢圖峻擢於郎曹迺俾冒持於餉事恩深渥厚任大
力微惟四總均控於北門而一時莫供於東道當調竈
之方增雖晏鞭而莫給匪求通敏曷副選掄況革弊視
究弊尤難而任事及論事又異縱漏卮之當塞恐涸輒
之未蘇兼某資望淺而不足以玷班行性質樸而不足
以諳邦計深防掣肘無救噬臍欲望朝廷之矜憐俯念
兵食之重事特賜敷奏改畀英髦庶無誤於明時獲少

安於愚分其他驅使不敢避辭

代襄閫辭免召命狀

自天渙渥無地跼躬伏念某本以癯儒弗堪煩使護風
數處受任以來歷星一終惟力是竭賴廟朝之授算暨
將士之叶心田里得以盡襁褓之謀邊徼不知有羽檄
之警但以數年赴役千里勞師江淮甫勦於羣兇蜀漢
又生於一敵支左吾右雖弗敢辭薨後跋前知必不逮
又況事情以久而多玩智慮以老而浸窮拳拳歸心縷

縷奏疏茲誕頒於奎翰俾入覲於藻旒君恩仁哉臣子
願也其如歷時弗績晚節多虞是皆當事而留事適值
此今或宜黜且召人其謂何用敢僭瀝悃悵祇控造化
欲望鈞慈曲軫由衷毋嫌反汗收回綸綍斥退邱園感
何啻於更生報不忘於九殞

辭免除軍器監丞兼淮西憲兼督參狀

疏寵自天措躬無地官卑人微本不當輒具控免伏念
某一人庸陋百無技能雖州縣幕府之粗更而襄蜀江

淮之備歷絲毫未效齒髮浸凋比有詔以起家仍佐戎
而入幕條踰數月不畫一籌擬畢防冬力祈補制敢謂
公朝之渙渥驟令戎監之晉丞既叨淮右讞獄之司且
陪督撫議論之末念東西惟命臣子豈敢有違第上下
沿流時事皆所當急驅馳何擇辭就則難況其憂患之
餘寧有事功之念僥踰躡處顛踣貽羞乞備申朝廷特
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服舊僚它時或有於使令小已敢
辭於赴蹈

再辭免狀

某蟣蝨小官豈敢重違竊緣揆之情義實有未安者二
不敢避再三之瀆伏念某零丁孤苦只有一弟相倚為
命連月抱病奄奄垂絕比者給告往視正在急難王事
迫促疾於星火為之割不可忍之念攬涕而訣晷漏不
保今若貪榮冒寵偃然弗恤則是知有尺寸不知有手
足薄於所厚對以何辭此所未安者一也又緣某頻年
奔走謂聞舊雖嘗為督府賓佐今春奉命而出名在江

聞於茲數月諄諄委寄共畢此冬日前江風正寒不能
少宣一日之力士之從人關係名誼今若辭此就彼急
於得遷則是知有官職不知有師友惟利是擇殆成何
人此所未安者二也凡此二者皆稍知義者所不敢為
某雖疎庸豈敢弗顧切揆朝廷所以進之班序假之憲
節不過欲以西淮兵事委令酬應令者某恭奉使旨以
江幕而陪督議已於十月十三日至無為軍軍前驅馳
戮力所不敢憚正不在於官名輕重之異兼某報親日

短報國日長擬俟疆陲稍息即欲上終制之請私情公
議凜於芒刺用是寧貽罪譴不敢祇拜乞朝廷更賜敷
奏收回成命俾某安意丘間幹當它時別有差使謹不
敢辭

辭免除兵部郎官江東運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技能無取憂患相仍比
服役於淮壖猥充員於幕議驅馳雖力毫髮罔功方僭
控於私情冀許終於禮制敢期誤渥遽俾為郎且叨將

漕之華仍贊督師之畫靖循庸陋允謂僥踰第其陟此
之戚既練而未祥在原之感有喪而未舉形影相弔疾
病交攻懼不稱於使令將必貽於曠敗伏望朝廷特賜
敷奏取回成命改畀將髦容某予寧田里以俟服竟它
日或有繁難差使不敢辭避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省戶諸曹民部為劇邊陲急
務兵餉最先必當世之通材副清朝之妙策如某者一

寒寡與多病早衰足跡粗歷於驅馳心計非長於算畫
迭叨臺幕洊玷丞郎顧王事之靡辭視禮經而實愧奉
身而退補制則宜將踰月以及祥正籲天而俟命敢圖
恩紓驟畀賦與眷惟西總之源流雖匪平時之講究竊
窺大略殊異昔年鈔法壞於私敗已自術窮米綱苦於
愆期況以歉告所仰者營運而厥有覆轍所急者糴買
而殆如團沙非才處之不敢鮮矣弗及今而控免恐自
是以沈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檢

會前申許令引去俾少安於命義容嗣竭於忠忱

再辭免狀

人微位卑誤蒙公朝推擇參以彝典不當再具控辭然
切自揆避事之罪小誤事之罪大真命一頒非比承攝
其有關軍國大計非止區區一身豈容不剖露肺肝為
朝廷告竊見淮西餉所往年號為優裕三數年來根本
匱竭凜乎不能以朝夕計某越俎僅半月雖未暇深究
源流槩觀目前事力以新揆舊已大不同某敢僭陳其

畧謂如建康大軍一窠全仰鹽鈔歲額以一千二百萬計今歲自正月至於十月鈔務發賣不行虧欠三百八十四萬餘貫浮鹽之私販未已鈔法無流通之時前政蔡範猶蒙朝廷科撥三百萬貫何元壽去年亦蒙科撥二百萬貫皆已貼助欠目今歲雖屢陳請未蒙回降一項科名已欠三百餘萬此其不可者一也又如馬司一窠有諸州銅錢就截營運雖非餉臣之所當為然前政自去年以來當窘匱中賴有此項以相通融雖未果計

算質之舊籍前政任內其增入共百餘萬緡今歲運糴之費率仰於此尤而效之則未敢舍而不為則一歲便無百餘萬緡此不可為者二也此二者猶是錢券尚可告朝廷指辦要之為總計者當略於錢而詳於米今通所部江上諸屯淮邊諸郡一歲經常生券大略會約非歲得百五十萬石不可每歲上半年則仰江東西綱運此斷斷不可易今歲前政任內委官吳門運過科撥米共四十七萬餘石則是科撥猶可仰今總所雖有科撥

數隸百萬倉深慮憲司新糴之米未登而諸路取撥之米不一今歲所運全賴督府差借兵船今則未可措擬此則嗣歲科撥之不及今歲一也江東西綱運常催及十分止可及五十餘萬石已為極力猶是去歲豐稔綱運尚可仰今則兩路諸郡多以歉聞類有檢放謂如鄱陽一郡合解米九萬石已減五分總則所已暗減四萬五千石矣以此為率僅可作一半調度此則嗣歲綱運之不及今歲一也前政去時嘗與某論及餉事以為前